

列傳



趙方

張威

李舜臣

劉穎

劉敞

許奕

楊簡

錢時附

賈涉

汪若海

孫逢吉

徐邦憲

王居安

陳居仁

子卓

張慮

扈再興

張運

張穎

李宗勉

崔與之

劉漢弼

呂午

子沆

孟宗政

柳約

商飛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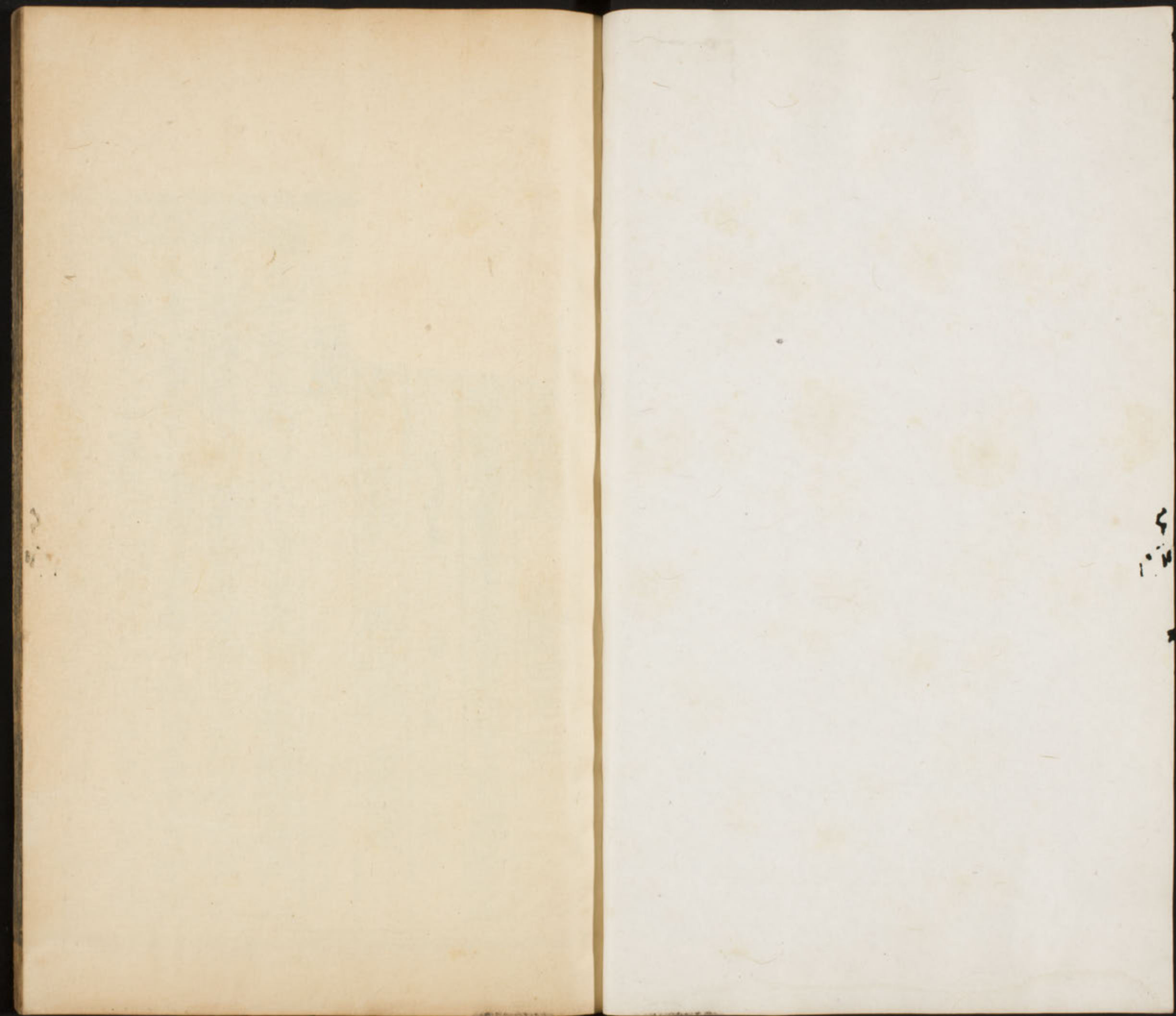
袁甫

洪咨夔

杜範

明監本宋史

卷一百





聖恩旨司下奉
...
國領三都
勝等奉

勸修

趙方

賈涉

唐再興

孟宗

張威

趙方字彥直儋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
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
為屈累以策言軍事浚奇之命子執與崇公方遂從
牧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獄多所平決授
太寧監教授客西歸方釋可嘉石親訓坊之人皆感

勵自是公... 知青陽縣等處守令... 曰催科
不獲是... 刑部... 教化人以
為名言... 西安撫司機官... 李天性
辟知... 相仍方... 四郊以信
一夕大... 和議成... 備方
獨控兵... 提劉光祖... 京西常
平兼... 劉公使人更和緩嘗
事以師... 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
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金部員
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

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園以壯形勢進
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
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
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
殿脩撰金焚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
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
郎實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
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
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
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

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鵠援隨

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化光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上城方計其

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就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

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河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

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
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
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
保江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
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
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
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
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
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
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

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
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
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
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
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
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賁游九
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
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
朝廷無先顧之憂故其說之人皆惜之予嘗慕范葵
范葵有傳

賈汝字齊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
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釋令堂差汝至邑請城之
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汝竟前役通判真州改
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李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
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
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爲平揚德廣通號忠義軍
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宇事欲省
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
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歟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
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亟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

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田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
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
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嗚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
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
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餓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
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
兵汝亟遣傳言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
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
忠廬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汝慮珪等
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

先平德廣趨潞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
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
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
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十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
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
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潞潞之役
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
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
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灘王珪以寧海
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瀋棣淄州降又
取濟沂等州目是恩博景德至邢洛十餘州相繼請
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
封賞無所吝仍屬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
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
帥趙善湘請援手朝涉遣李全等赴之是朝宗等為
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為要無聊
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盡為主帥所為
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兒死為三砦無

茲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乎若待
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陂嶺安慶言危全
馳至遂定全至又長鎮與示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
葵遇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
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而先是蘄州
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
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而
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葵還又
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璽之歸行慶賞涉
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勿見當思今

日人事尚示有一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遇亡金人之
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全
卒以爾爾實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無氣正欲官職過
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
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
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字亦
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
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
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
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昭夫太平細軍

四日字
後者發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
銅印之屬上于朝平起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父億嘗守開江貶書丞相趙旌極論武興守吳興之
橫它日陞對又乞裁抑郭祿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
反為所擠以沒沒弱冠直父亮不避寒暑泣懇十年
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處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
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襄陽京
西制置使趙方徽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
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

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
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
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
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
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敵却
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
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
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
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垣者佯走金人爭垣急擊
之多墮水中金人剗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

填城下再與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

義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父長巖陳以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乃斂髑髏立人頭埃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玠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

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 設伏
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
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
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眠事一愛僕犯新
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永修治城堞簡閱
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
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
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
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

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元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刈芻渚水以隄火募砲手
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隴
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礮石工晝夜培城運茅草
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生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
戰掘防城隕弩矢透即募煙烈火鼓鞀以熏之
金入室以濕泥折路以劍士城頽樓陷宗政撒樓益
薪葉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
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環百餘天翼傳正城添坑倍

郭督役五日成金人高
前又濕氈需革蒙火山
國樓登城中軍以長戈
夾擊金兵兵墜死燎陷金
迫前自斫至是死傷連接
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
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
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急
一千冒重圍轉闖入城內
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
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

司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
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
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
燔燒積聚夷蕩營寨俘掠
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
陽宗政以迫涼而陳迺於
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
忽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
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
使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
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其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遣城為罷市慟哭子其有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
匹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給以自路總領要實裁抑
威逃去帥郭果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
威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子勇乃令或遞開禧用兵
威與金人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其職既誅遣
將收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
橋遂取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
西入路乃升縣為軍命威為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

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
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
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紹連
卻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
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
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
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
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
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
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

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

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縣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疆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

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鵠
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楮號
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
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
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
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
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
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
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
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

六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
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
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
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
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
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
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
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
所至立功云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二

列傳卷一百六十三

宋史

百四

開禧僞言上藉國錄軍國重司中書省丞相

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脩

汪若海

張運

柳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鼎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大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稅天下之權不可

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敵蜀康王起兵相州
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
以持全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
進欽宗用爲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栗執異議以
道梗爲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及
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左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
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一
日問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高宗既即位
推思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鼓
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

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
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
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
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迄執政通判杭州以謫奪籍
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
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
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言甚謂曰李允
文懷反惻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
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
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

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
甲效順推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
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
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
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群盜解散若海
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
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
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
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
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

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祇說

襄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

人裔至太尉劉黻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馬援于朝

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騎明方略善用兵以

備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

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

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

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

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

京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謚達高亮深沈

有妻車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
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張浚曰似此人材卿宜
收拾會去國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
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大學生登宣
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
縣關令運攝縣事縣與諸僚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
之臨武寇興諸獠合六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
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
運將二千入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縣新被兵

令不能支沿江撫諭使張匪効罷之以運攝縣事運
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敝除而民定紹興
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
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
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
運與大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
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
梁吉等率兵直搗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
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
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而丁母及

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
奏升監爲軍大脩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
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四
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脩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
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
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
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
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
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

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
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
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
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前洗諸申請條制多
重複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
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乃鋸數
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鼓
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
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
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

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及
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
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
道衆論紛紛運直入贊決以為上策金人果敗走因
上疏乞降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
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
襄漢之間以為內固以圖進取以御咎隨軍都轉運
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
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俸安
輯之方嚴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

令民賴以安孝宗既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
祿乾道七年鄮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
民事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
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
學官為霸州教授徙遷州入為辟雍正遷博士改宣
議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
為學者師累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
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秘書省校

書郎進著作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無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進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無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社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更慢弗

虞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經督進秩一等又詔約卻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急出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稽查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具將大用當路忌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為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後秘閣脩撰
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
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覈軍於
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
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
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
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
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
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

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

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
兵而為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雖
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
官惡焉繼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饑民千
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
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
師關上辟實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
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
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問諸學講說邑士皆

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債罰官積通踰三萬緡民病
差役奔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又近為義
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猶敷銀本
錢官為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
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隆慶王牒
當曾布呂惠卿不用必謹書或謂其執政除免格不
應書舜臣曰公忽所聞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創類此
尤邃於易學曰易起於書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合
畫而論非易也書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
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

之所著書詳載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
藝編文論諸書卷錄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
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
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為丞相虞允文梁
克家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
珙鄭伯熊劉焯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
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管勾院檢討官
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學二年春二
月雷雪之沴文作詔求直言疏八事云蔽賢親譴讀

仲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核材武備戎備權為
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懾懾從宗威營繕寢廣無
建一第撤民屋數百空然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
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誦見達言謝曰非正言
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
貴倖以進司諫邵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
驛匠監達言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
為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奏請臺諫幾
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
切皆人所難言者次國子司業求去為湖南提刑以

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為學士宗攢官按行事朱熹
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
劉光祖與達言同在講筵更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
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達言曰常所講論語今
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
講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
事相類達言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論達言上曰
朱熹言多不可用達言曰熹議稱廟號臣不合他所
言正未見其不可用熹失之意會彭龜年論郭伋
冒冒出補郡達言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

者無若朱熹心術端亮陛下所委任者無若朱熹龜年
嘉既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論侂冑繼臣愚竊謂若
無國忘陛下所用皆庸鄙懷遠之徒何以立國他日
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既罷侂冑事國一日從官扈
從重華宮上行禮畢爲興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
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欽板某恭逢吉曰既出復入
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
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
侍講進趨以儒爲黜者豈可令汗閣職耶抗疏力爭
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

出知太平州馬祠提舉廣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
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仁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
孫氏三節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郎薦孝宗嗣服下
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
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
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
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
正奏第一人初任即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
王抃以言者奉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款已任

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言大許久之不遷及奏考試
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項之遷太
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
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訃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
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
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禮所由
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功而欲侍從朝列集議豈將啓
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
留正去右相苟卿當國穎論卿不足任大事九二卜
餘䟽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

是好諫官何以遷之卿始出穎屢䟽請上問安重華

宮悉焚其藁帝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

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帟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

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楊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

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

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

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坐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

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旨遭斥逐端朝等皆被

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

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

再祠而決知建寧府元旨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讀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頴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頴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頴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筆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其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

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商飛卿字暉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生進士第任無為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歸阮曾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跡月以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權監察御史以言上廷傭胥罷為奉常請外以秘閣脩撰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公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一帥留鑰內侍院六司之飲餽還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洋等糧餼可款數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阮曾將領師嘗問餉

計豐約飛外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去屬有旨俾
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克以憂卒
劉頴字公實備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
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家民租未入
者頴曰浚言師張之後宜先撫摩當盡納還賦浚喜
即奏聞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棧與游教授全州改官
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州潭州王佐爲
師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頴約以中興多屈而改爲
及陳峒反所擒賊多頴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
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公兼兵部郎官

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澲水湖以泄六松江一水禁
民侵築毋使逼塞入流民曰頴之就提刑以洗冤
澤物爲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御史以介僻
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室乞蠲
稅不報頴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
上拱白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初
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頴曰接伴金國
使入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去賞地相先
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
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頴究覈得之以所賣數

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准西總領前主計者
請自為都釀抱渾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及以大軍
錢佐之邀羅江淮回易如負販狀願以為失王人之
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額
鬼更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子除直寶
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
居即無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
丐祠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脩撰知平國府改知紹
興府未幾知平江府在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
華文閣待制請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侍

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
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
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
爭承意自獻類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為
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祐之光宗時論人主難
克而易流者四曰逆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
侍易昵事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願奏願陛下御
之以道客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
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
速訊之類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冑舊與

周族無間方居中周事而頌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
身為重其為以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
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
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頌曰相公人才即參
政人才也使某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
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頌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
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
人登進士第二遷為秘書郎韓侂冑開兵端同惡附
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

處州陸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
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
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澤東委宣諭而委宣撫洗弄兵
之咎省成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饑饉及農時而復民
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又上侂
冑書侂冑惡其言族御史徐樞擊之鑄秩罷祠未幾
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
冑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
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
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郎兼太子侍講

除左司為金質正使接伴除宗正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馬祠知江州奏乞歸省即制也戊午至郡疾以實誤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謚文肅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慶言而悲之張璪李齊巨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寧之非偽君子或商飛卿劉頴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為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四 宋史四百五

開禧司直學士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

勅修

李宗勉 字彊父 富陽人 開禧元年進士 歷黃州教授

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實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秘書郎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

急獨累疏反之又言欲人諫之合意若通下情人多
好諂端所悅意則後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言上既
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
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
抑已晚矣欲財計之量量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
財勝事不使事勝財△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
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後
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害於調
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閒
聚歛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豈伸

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挾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尋
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合
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
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石司
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
事守令通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切謹命令以一
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權幣願詔有司始自乘
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費其乘輿者節之歲省十萬
則十萬之緒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緒可捐也行
之既久捐之益多錢緒相當所至流轉則標三三贏縮

之初不在籍矣拜監憲衛吏時方謀出師汴洛示勉
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當時士卒未精鎗箭糧食不充
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
而欲進軍可乎借曰今日得秦明日得海又明日得
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倉猝當念變生倉猝
將何以濟世之所陳豈曰外患之終不可平乎字終
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
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
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
受重賞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
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
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
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之
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
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
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
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
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
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

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公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

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捐置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成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鄂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食一從簡儉放後官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咸曉世臣

隨乃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
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
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
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公流諸郡
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
荆楚之衆據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
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
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
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削於廣廈之間
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

時不聞褒獎功臣而鉅餼充加於外賦不聞出內貯
以贍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消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
視以為善惡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
憂惟願諸大夫兼侍讀首言臺事當補兵防托上流
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臣諫非難而從諫為難
苟聞之不以為戒則之不以為信率皆虛言論無
益於世用矣於時亮其與相諫者相去一間耳進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出為簽書樞密
院事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雖多費且當
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貴豈當倍蓰矣

至高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寧憲言使者可與者三高
之職在督軍如收復襄光控扼流寇保集山岩保固
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九有權會可察不
無退縮之意必至虛竭歲月坐失事功遂至知政事
及拜左丞相無權使守法度神使傳不私親黨召
用老成未樂聞讀書趙汝騰嘗以宗勉為清之相
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奉贈少師謚文清
袁甫字清微實文閣直學士熈寧七年進士
第一無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公事授秘書省正字
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

有三端者片語謬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惜也
兵之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虧則有蕭牆之憂可惜
是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侍清書惟憂謀之意勝
而憂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
也然為未弭內患方深而無然無異平時自謂
量足以鎮得不知復有意外之憂可懼也陛下不察
有餘財斷不足資大敵八南未嘗重而末聞大明
陸軍帥之諸州郡則財皆自貢近化之可懼也其
楊義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名和氣哉
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機與省田之利

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備邊之想不去則事
終不立塞敵之根不去則終不通尼之根不立
將帥終不可釋欺誑之根不立兵馬終不可治祖
之御天下庶事雖盡中書然必擇風來者問者為
議議於諸賢者為繼合所以敢官邪庸朝綱也今日
誠體兵意以行之豈徒有備邊之想哉通判湖
州孝常平縣原以增積財故原為增附嬰兒局遷
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知先教化宗學校訪便
民事上之請獨減婺源縣額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
錢萬五千餘貫月權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

道寬仁指揮受納徽額定每四十兩請下轉運常平
兩司撥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勸諭百姓丁父
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請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
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二邑積蓄預借為代輸三萬
五千緡蠲放四萬十千緡都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
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通歲旱歲發學廩之積凡州
縣案名籍倉司者無新舊皆在俸給錢六萬一千緡
米十有二萬七千石五十八百石通官倉有積餘錢
者予粟病者予藥天籍之單而民之失業者皆
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

兩宮連月道遠相去至有千里家既蕭而更者此去季
熟尚餘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勸募時江國寇迫
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機諸郡團練司聞于
朝為保境擇惠之圖悉也不犯遂提兵本路刑獄無
張舉移司番禺署按察兼夏兩公兩院諸郡被水重
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寇常山調他州兵
千人也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
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
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從直言獲上疏言災起
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以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

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辟土大明熱
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劾貪決滯
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刑書既賞後之南相先儒陸九
淵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百道賑恤以助賑恤疫癘
大作勅藥院瘡之前後并如江東五年所活於不可
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政總力辭官平事三見詔
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國無言之民衆人
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一歲上下交征之
言為大公至正之德也詔以直言家聞是寧寧府
明年兼福建轉運使官民感其德而更者此去季

後增至十有二支平遠縣舊縣且和用縣縣實之私
言之南奏復舊例不與舊例同與臣民意言知
漳州趙以大請以臣等知縣民代輸官六兩三兩歲
解本司錢二萬七千五百兩之部屯左夏官不備嗣寇
招捕司移之江西南陽使還營後寇作唐石即調之
以行而賊悉平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
篤意愛民無覽所陳備見懇惻肅奏無逸之義言知
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
求永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
於經筵奏四事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

帝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
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一君
不識剛德之真所謂貞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
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
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令功臣之世詔自今中
外臣僚奏事毋得攜撫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
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綴奏不通苛小謂監司郡守
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憂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
足屢欲使輸券市奏避責唐賢有力者頑不應令而
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

嘗謂能帝問近事南奏維憂亂事人心景不悅又嘗
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解秦民牛酒因奏今日
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言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
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
為憂高之帥江西力主和議南奏曰臣與高之是
同里未嘗相知而高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高之易
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
之人臣謂不特高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
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
舍人未幾擢尚書之刑部尚書後奏疏云臣於高之本

無仇怨但國事所為臣難緘默高之詰命終不與書
行廼出甫知江州工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
表肅親行誤耳今必勉南無它志冀曰廼與肅江州
而殿中侍御史徐璠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
湯申等又爭之清文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
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遷事甫奏
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時清文與甫並召而清
文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駁然
有如清文宜在朝廷辭避實權臣最乞起其赴闕又
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元景與流民復臺高之移

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南奏曰高之輕脫難信云
年高之在淮西王猷由淮西而來此重鎮之今又併
湖南付之臣恐其後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
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殿賜告一月遂歸從
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備主簿官兼國子祭酒皆辭
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府判官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
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為虐積弊蝕其心腹大敵剝其
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養一德塞邪徑兼給事
中岳珂以知其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
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

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為
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
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
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
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
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
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
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
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

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

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渙恣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被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迺坐席未溫彈章已上

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廼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柔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于旁蹊公器友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

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坐此輩豪傑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抑臣汶鵬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志鯁斥臣子才臣陳臣伯上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逐臣淳祐諸君子曰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三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擇與大臣為之惡濟臺諫其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文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言無不而聽其指瘼焉之利所不樂者久若示以隱密而實順指其諛以去之臺諫所覆者若若不相為謀

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書之書也天下皆知
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得果於時
宰臣料陛下之屬終不果得宰相之權竟不可逃耶
陛下高拱之暇試以公許之絕與堯舜等熟思而
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
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
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茲則以絕密之
談成之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重官邪無極
宰臣門絕由從政則縱橫客以寵賂關節持關柄以
脅取舉狀開照門以蔽非毀常主君之絕之告陛下

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塞謬謬流出肺腑
寧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而敢妄肆謾非略
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等石卿臣容夔臣應
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標首然甫
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輟斥獨以榮重貪饕頑忍久汙
要津根據而不拔割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按山者
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
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
論一昧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
過欲爵位日亨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
宋史四百五

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
無君了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
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
翼爲陰陽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
禍不止向使勸安世陳確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
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
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多險者則以文之譏飾
佞古之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
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不直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
君了舉朝無公論無君了無公論脫口便成彼一二

憐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手若壞之罪又將於何歸
兩觀之誅四裔之役猶爲輕與陛下留之一日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殲其首尚何救於國
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後門散地惟覬朝
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
所自品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
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尾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
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告其身於朝廷
之上今右輔父虛之類巨害漸有日矣國之道路餽遠
不止於鞞鞞昧結遠道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是時欽衡重寄必
歸於章傳等乃正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
天下豈堪此輩弄機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
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
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
漢武帝之單于震難享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
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
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觀則不敢日具則
不暇食是豈情所權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

以幸為利以玩為常者竟有輕視也故聖怒天下之
心單于未嘗震龍書而有武帝多欲之費繕北邊未嘗
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鳩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棄
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
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道之以
禱祠靈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
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
一之役侵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兵
移蜀信加祈禱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
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

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錄
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六元人主不
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於金臺諫
當言之縉紳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
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
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
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
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
署昭慶軍節度使書記田學正試館職咸淳三年拜
監察御史論曰陛下之要莫先於謹命

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審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
經中書參議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
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
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
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
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
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
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油以進呈英宗懷
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

字四百一十
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
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
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
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不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
顧不聽毀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越鎮恩例
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
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僧使相皇太后再三
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
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爲皇太后既親抑外親則三
族亦恐未宜優進乃今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

棄率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
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故政事由中書
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
所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
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
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懼懼開陳疏上
論曰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一也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怠暴恩
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
訓實亦有慊會于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公

海而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
士之資言之責備郡庠者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
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
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
請給王十朋祠堂曰三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
丞相陳宜中起復嚴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
死宜中諫擁二三由温州入海以兵逆嚴共政
將遷相位於是嚴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澤
以平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
且平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

嚴病中今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
幾海上事亦瓦解矣嚴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桃廟嫌
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
子教人孝耳劉孝題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
九兒使賦七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題驚其言
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尋舉十四年舉進士
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難相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
將經授職事官居安自請改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
幹官使者王享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

可平而力爭不少出入焉國子正大學博士入對首
言人三當以知人安民為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
從之賢後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
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
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
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
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召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
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
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熱焉胡可
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縣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

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鞠年起
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番舶多
得香犀象鬚崇侈俗洩銅錫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
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為
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
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擄險以待之此
廟筭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
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
兼權考功郎官諱純字居安實營其族異日擢右
司諫首論佞冒以預聞內樞之功竊取大權重取濫

授以節鉞屢受實籙於宮庭初造亭館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及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亘萬死託
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
恤公議親黨姻姪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
遠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
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
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
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仇曹竊制中外罔
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階下言者
而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

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仇曹與職結為死黨假之節鉞
復授以全蜀兵權曩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曠不死仇
曹未可知也仇曹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
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最心逆
節具有顯狀縱使仇曹身具斧鉞猶有餘罪况其曩
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
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仇曹建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
萬人獲安其生也仇曹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
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
貪鄙徒以貪賄私交自一職丞起遷徑至宰輔姦險

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使冒稱去無幾乞追責
遠竄以為為巨不忠朋邪誤國者之市之効曠外端
郭倪郭僕黨嶺表天下快之繼而傳請之自有事
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
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老法流之遠郡居安奏
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之治本亂階
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
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
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
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

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仇胃
死一仇胃生也趙普與樓鑰林大中章燾並召居
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產
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普逾始以趙法愚不與同列
政地遂放仇胃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普逾之力居
多而產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
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
天下也疏已具自撤閣者降日夜下遷起居郎無崇
政廢疏書於是為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
奏曰陛下特遷臣廷不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

二吏得旨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廷權要徙也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雪亨交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雪者四明楊簡野近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還還車定歲餘汰去軍驛聚寇壞居安咸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一別劉侏初怨家詣闕言雪亨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曰抵雪歸辯其免或謂侏自誤服罪無嫌於黨逆止居安曰郡有無辜死矣以守為事果白以直能圖習視

累浙西刑獄言四悍者用戚屬恩補官憂於貲嘗憾父之愛歟云而誣以盜持重使死者數人釋乃去嘗一進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擢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鄱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表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鬪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饒監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論其蔽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忘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

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
起為賊吳敦安四劫掠永新撒龍泉江西列城皆震
朝廷調江鄂之兵屯衡嶺而地兵駐龍泉者命王守
節制為三守節往幾為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
憂之遂以居安為節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
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合翕張決於
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
以他師事居安居安督戰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
岳州為權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平前以戰不利用招
之策遣使持受降圖來書賊街江湖兩路大都統

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為國有人乎白諸將
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
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徠徠者鈔吾
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
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眾皆感
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眾攻世傳
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七莊子之笑世傳
壞練木橋賊黨龍奎元勵俘其壑禽元勵以獻時青草
峒賊亦就禽並縶于吉之南門元勵誅世傳以功
負恃益驕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

俾因賊坐壁下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
安泰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為
方略遣官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群
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賊吏盡力始
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
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間居十有一年嘉
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官遷工部侍郎特方受寶中
朝皆動色相賀入對言曰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
輿地寶玉之歸蓋思當世之所以失言在切至重兩
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

分溫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
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忒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
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
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
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鄒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
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遁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
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討書至汀而賊
已至郡矣州人太懼然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
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徇彊好大
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

而建創諸君立江西廣聚峰起美居安議不合歎曰
吾可復京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
於兵事不學而能必勝喉冠而降汀寇皆非苟然昔
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嚴集行
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入相負公清之稱
東南學有本無善其用特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三三安福除
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史四百六

開禧言言積國事重前事者有補益者皆錄之

勅修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執事司運熙寧曰不
為宰相則為良醫遠覽心岐黃之書公若瘡之不安
直與之火卓犖有奇氣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
年舉進士廣之士舉大學科第自與之始授漳州
司法參軍常平倉人又舉嘉慶兩項米徹居解之覆之

郡守欲殺金幣子之積聚不可受者而爲之調淮
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若於家民而無其子誣
之者其言欲源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卒使一家
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徙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
歲通大數有強發民粟者執其有折手者以徇盜爲
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
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攝守叛
者帖然乃家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權發遣

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
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兩縣而停車裁決獎
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薑民或取葉以代茗
州郡征之歲五百緡墮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
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雜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
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墮之人次其事爲海上
澄清錄錄海去天萬里用刑惟酷令吏屬民通疏爲
十事申論而痛懲之萬惟有害刻之號廣海便民榜
廣石僻遠多石運糧者類多貪糴與之請援廣東
循梅諸邑歲舉貢資格以勸選人庶寧免役之法獨

守四百餘人。不及海外四代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
顏歿。歿守瓊。是名之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
不省事。與之無細。必親省決。吏為之者必杖之。
莫不震栗。金南還。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
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
入內親遣之。奏遣守時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
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而城濠勢低。因疎塘水以
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皆城不相屬。舊築
夾土城。往來為易。以覺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
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而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

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
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
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
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
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
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
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募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
與之移書宰相。謂曰。言在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
宰相欲圖遣。功諸將皆懷僥倖。侍都統劉瑄。承密劄。取
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

宰相言與之衆郭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
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
之三言但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
遭屈辱今止此相也邊民不寧已言動搖野無可掠
諸軍與山砦併力勦寇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
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仗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連
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指置豈別選通才
以任和議與之自劉卓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
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
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

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果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
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乎制閫俯職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
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為祕書少監軍
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
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
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
款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三部侍
郎未幾成都帥董君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
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

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忌
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謹護
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
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師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
三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與昌祖不救遂棄阜郊
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
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
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
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金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
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

輕納踰年夏人復以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
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
當遣兵徑入右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
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
弊李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賞
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撼等扣洋州以歸與之
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十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
不敢窺興元既後鑒務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
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
時四戌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

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接撥奈馬
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弘商之禁給細茶
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
撥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祿
木不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嚴重山嶺皆極遠
號天險因尋問探者實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
總計信價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
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
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
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廖正之徒皆

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為言
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
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行
以遣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
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
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伊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象
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林名三賢祠理宗即位
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
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

四百一十
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
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官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
廣州先是廣州推鋒軍連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
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
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
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
家居有興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
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

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
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
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
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
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
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
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
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
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

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
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
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
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
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
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
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
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
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
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

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
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
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
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
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
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
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
京師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
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
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

髮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手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

尋試為饒州教授作天治賦樓鑰當職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臺事纖悉為盡力立壽雋代與之急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候稍間探簡士馬張公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道山陽兼帥事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續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

四
輕重中國心帥乃令勸其卒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
都請於帝授資慶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為制置
使首撥資慶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
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
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
尋知龍州州歲貢錢金率科額戶資慶曰將奉上乃
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成遠復苦饑饉為
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
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
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

疏曰吾能喫荊子飯故無憂更彌遠讀王濟王之死
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此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
李全必為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鑄二
秩讀書談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
員外郎召入見乞養其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
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
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宦
與之護蜀而歸問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遇其
來可為朝廷言其直無憂親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
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資慶感戴知遇

謂遂曰明無就權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源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無級一夷綱常且不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要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還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微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

私四曰自固願陛下必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意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攝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諸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洛憂願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寬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讀書之選洛憂言聖學之實所當盡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閭閻三盡忠信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三憂切又言常平義

倉儲課及苗稅多取之敵京湖以八陵圖祭上咨懷
接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
事乞先詔制臣往省候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
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懷曰此朽骨耳函之以
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
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
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傳之
不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擢殿
中侍御史會王定八臺察力詆蔣重珍次臺乃按定
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懷中書舍

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儼無直學
士院時咨懷口瘡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
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懷奏臣數備臺
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
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
比徇私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鑒萬私者獨陛
下耳而好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
繫累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
懷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方後擢給事中奏萬
之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

水不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平御筆決洛陽便見忠愍
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
令擊拔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許奕字成子蘭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內艱免喪
調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第一授登書郎南
東川節度判官未期年特所生父心喪召為秘書省
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
作佐郎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
居舍人韓侂冑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
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

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
敗同罰異總領王八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為參謀
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
單薄乞鞫勸賊吏求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
宜加遏絕所言皆侂冑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起居
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違必淹時乃至既又徒
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激厲為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
執政是其言又請過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
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如東南面而立可以獲聞
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詔下其疏討論

之違突使金突與骨肉死訣請執政趣受指請行執
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突曰往集
議時突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從乎
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國
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突名久禮遇甚恭方清暑
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為突還內方射突破的十
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突復奏和不可恃
宜葺紀綱練將卒使軍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
以使事賀者突憮然曰是豈得已吾嘗深為天下愧
之權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

安傳伯成以言事去職突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
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為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
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況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
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夏旱詔求言突言當以
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
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酬祭孰非王土顧及境
而懼偶不至蠶下則終不以為災乎又曰權臣之誅
也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
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
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為

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爲剴切攝兼侍讀
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
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供默移時候帝疑思乃徐竟
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遷吏部侍郎兼修
玉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
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
尤黷之加楊次山少保永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
戚恩寵大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
辭則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傳在陛下旣
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

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疏入不報奕遂卧家求補
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比觀
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叙
瀘俱接夷壤蠻蠻米在大入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
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近安邊
司夷酋王聚浮結木萬計入貢奕慮其蕩水陸之險
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
出訪書問奕唱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
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艷然曰公悉安子
文若此乎適字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曰僕願亦百

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是事突於丙
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詳數以求直其後三多
畔丙突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
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
養士為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于學進龍
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
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為十縣民代輸
於是其民亦相與祠于東山僧金人敗盟蜀道
震擾突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仁賞必罰以獎忠義
收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

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
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突欺罔降一官詔提舉
王隆宮未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
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
疾而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
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
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初突之守瀘帝顧
禮部尚書章穎曰許突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待
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之突天性孝友送死恤孤
恩意備至通鑑隸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

講義奏議棟文行世

陳君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為分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戰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曾表蠱孽曉降之鄣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之居仁年十四而孤以廕授金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

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祀天寒且醺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戒歲幣而還因出通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把秉國柄居仁忍貧富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欲與論矣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事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從主軍器監簿宗正修主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悻曰朕未嘗不立規模

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
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景今
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遷秘
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憂進武臣深
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待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
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
掌書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
李燾莫濟對甫數日召燾居仁乃請外乃知徽州帝
令陞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
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

有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
無不涕泣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裹齎以歸鄰州有訟
多言燾者乞決於居仁秋滿邦人挽留由聞道始得
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燾之請編纂隆興以來實極
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甲加戒飭有
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
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言出高死榮不
今若矣燾差已罷燾相半給至因于市軍士皆罷乞
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事後生國報之心帝覽之
嘉其奮會駕大闕白石即命再燾差兩任之福全給三

軍為之呼舞留為工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雅會
要嘗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予賞之
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關員方
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授
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為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
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審庫居仁親視按牘嘗
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者七人皆當叙復執
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
何疑詔以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孫務行寬大御史京
堂極論從宥之狀此風未革假吏部尚書使金還

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
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適負實
以惠顧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
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
妾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
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
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順精神詔旦
令清中書之務擢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
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浮
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

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蔡長隄并江高安樂寮以
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造煥章閣待制建寧府
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時零餉
稅有因告羅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
將覆出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
子行勾下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
以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
萬給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
覘之間遣羅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
以粟就羅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

石海鮮界港爲石碇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
治以陰姦僧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爾
聚部分迂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
橫申盡毒之舊禁有召命求問者再進華文閣直學
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
凝遠處已應物一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
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彙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
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
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已詔京師感動

皆事所草也為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勾祠還里平生
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閒居十有六年
卒年八十有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
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于朝廼謚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
之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
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
書省正字序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
兼大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休著作郎知嘉興府兼
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

諭言編修國史檢討實錄提舉監察御史出知温州尋
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權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
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為正字時應詔言事
極論致書弼書之道為校書郎轉對學錄執所言結
人心享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閭閻當復舊式司當各
還其所遷都守當用武臣又論恢和戰政定國論合
江淮以宣節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
為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
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為著作
為考功員外郎陳言切於時務及為言官帝獎論曰

以知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
又弼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
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
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
出賁松陽人為時相文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接者明
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又擅國柄帝益
忌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替帝分別邪正以息衆
議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
事帝嘉其忠併付外行之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
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

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
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
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弼之起復止
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
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劾
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
謝達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皆疇昔託身私門為之腹
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
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
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

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屏汰論議
未能堅定為慮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
幾賜官田五百畝褚五千緡給其家謚曰忠漢弼之
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
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
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
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
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
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

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無循吏親結主

知漢弼抱忠

以死家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六 宋史四百七

開禧間言上書國事書上書相府書上書樞密書上書都統書上書
勅修

杜範 楊簡 張處 呂午

沈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煥知仁特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發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案閱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示觀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優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

三四十年之靈習浸漬薰染日深日厲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愆於私子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士亦無益之二或侈於私貴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義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

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洛楚正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詞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

美官自是臺諫風氣言之振揚者日以繁朝廷紀綱
昔之漸起者日以微聖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
年老不足備風寒事竊示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
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則臺諫之言猶可
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
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而上章焉云有危機
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
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
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
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不免於攻訐

清明之朝此特常事言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
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怨
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
而臺諫皆出於親權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緝其
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
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
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
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
然守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情之詐謀罔
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貴

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則怠之改太常以卿轉
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墜者
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
身遠方帥臣黃金不行於民間而以深刺朝廷厚賜
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
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
者石亂而肆折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
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
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官掖不使一言得以入於
閭禁約閹宦不復譴諍得以售其姦姦範自入臺屬焉

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
殿說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
令沿江帥臣無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
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
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觸陛下委
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冒禁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
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資易於調護而始使
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
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
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

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幸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駕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臣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迢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益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汪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

涓一橫啓邊釁幾及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奏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下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箠亦不入臺帝從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言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諫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議耶辛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去則無家可歸惟有爲守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既而令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攻之

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曰董與今臺不鳴復為
宰執所交惟史寅字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為
近習家三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意自其交
關遠臣以啓嫌隙之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
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言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
至如臣等一是即公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
居即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
所言不當姑以慢遷臣前者曾奏臺諫但為仕途之
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

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
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寧國
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富
公富人有所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
幾米餘十萬斛範亦數為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
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
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候處分世顯乃陰
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
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積穀振糶物價騰踊行部
之內氣象蕭條三浙近轉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

安之政剽掠成風已開青兗之萌是內憂既迫矣
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群盜假名而煽之我
巴蜀據我荆襄據我淮漢近又由襄漢以瞰鼎
場之巨肆為欺惑勝則稱皇而三功敗則播種而不
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欺焉長江之謀其誰與捍
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
者天文示變妖華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
突於郛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
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
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

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
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
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漢書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
縞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
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紅網陵夷風俗
頽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
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雖直待時而決耳端平
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最壞
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
以彼為讐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

之望於陛下者微而學惟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愈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虞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之弊然問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立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躬備至遷權吏部侍郎無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

減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觀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下一洒掃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之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官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三大天既陷賊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曠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子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

閨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評語
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人之區浙西
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極負相屬欲歸無
所養養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
衝突彼必奔逆南來或相携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
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
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倖未聞有所放遣貂
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文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
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章秉
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

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
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
之不拯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
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
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
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巨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
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復極言宴賜不節脩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
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
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

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
之肆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奏知政事範不
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教諸城門不
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
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
嵩之遣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
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
廣忠盜賜之禁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
中書毋使旁以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
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

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
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
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者封禪國用出入
之數而補室其鑄漏永璽焚楮幣變更之日而斟酌
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
降恩澤引前朝杜術例範皆封還乞撥室除關歸之
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
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
奏曰三四十一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
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

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謬者必多而謗者自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最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輒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思參以國人之論則棄罅抵牾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之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

如所舉並罰舉上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詔以私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

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
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
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
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
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
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
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上豫
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其術相籠架非範所屑
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沅置營
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

範命惟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
計力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
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
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
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
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
紹興府司理行儆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
都臺府無不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
令鞠之簡白無辜命鞠平曰簡曰吏過誤能免今日

實無罪必隨從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
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
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君張杓宜因凶歲戒不
震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局亮正兵法肄
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嵯縣丁外艱服除知
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
年為民害簡實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
邑人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
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
丞相趙汝愚無辜誅李侂侖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

帝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
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
必深辨臣為祭酒屬言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
害忘義臣位之末幾亦遭斥主管宗道觀再任轉朝
奉即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
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
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為之源
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
心無考功郎官無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

對卷必往復過八刻上目送久之無國史院編修
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
州移文首罪效籍重嚴賢士私憾五百為時過境內
分司幹官檄示嘉尉及水岩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
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矣之節制在
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
尉庭下召劄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
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
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
償所負勢家第宅墮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揚

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為先世契出郊迎不
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
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
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
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衙天子命辱臨
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
階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
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
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

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為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

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斷一升粟而迎之斷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緩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直學士管下句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官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宣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

按數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臚寺掌以
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
有中臺乙案冠記各部禮家記家系記釋義禮記
不魚家記又有已易啓蒙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
其次八一日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
久任中外之官三曰嚴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嚴
設法道滌五曰治伍伍條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
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
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
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

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
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
取周禮及古書會議聚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
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
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

時字子直淳安人幼奇偉不群讀書不為世儒之習
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
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
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
抵發明人字論語宏傳指摘痛決聞者皆有得焉

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旦曰時風負才識不通
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
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
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
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數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
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永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
易釋傳尚書演義我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
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間守李鏞
祠于學

張處字子必慈溪人處元一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

升名處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為浙東帥屬帥督新昌
舊逋處手書曰越人之瘠宜咻撫摩之今夏稅
當寬為之期使田里久機之毗少還已耗之氣血尚
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大學
正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
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鑠簿
而拂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
一日可也常嘉納焉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
金瑋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
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儲

峙所以備患也使枵腹耿耿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
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
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時
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
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凡祖宗之時幾舉而
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
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
遏亂原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
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壞之風
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

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
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
政賦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
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
喜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
而根本已脫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
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
丞轉對願力主正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
秘書郎預編寧宗會要無吳益王府教授改無莊文
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

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著作佐郎無權都官郎官
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
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
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
儻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
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襍也用人不
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
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
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
遷秘書丞改著作即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決

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安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為
築城費處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為倡繼是
僦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
糴於郡慮積出錢萬二千緡以增其之民謂其利將
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贖刑現元直償之徒知安
州移知温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
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懷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
濟以寬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三局觀端平初
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詔月令進讀至獻訟必
端平之語因敷暢其旨入陵來復摺議修奉而論者

未能協一慮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報
故事如或為其辭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勵天下忠
臣義士之心力辭勳議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為月令
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
為無助乃因呂誦者為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無懈
工即得即無國之祭酒命下而卒詔贈四官

呂守宰伯可歛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
守致之事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
午猶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聽迎午二
人與午皆衣綠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

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會
司理攝無湖縣廬州遣兩兵曾公事司理遂以廬兵
奪縣民為言柔勝怒悉真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
公積不可謂柔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
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
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
柔勝勉為出怒不意獄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
積則可有則難不為廢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
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之午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
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驚喜辟約

屬午欲盡決遣部事而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
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部以田事逢
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温州天富北監鹽
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自此名
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
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薦知調軍出海糧盡即
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
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
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
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

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
見客午入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
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
耶半聞之力辭差監二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
上庫丁父憂免喪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
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
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韓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
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如鮮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
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
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為午黨京湖制

司而嵩之亦憾午力遣宗正少卿燕國史院編修官
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參
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參交書獨
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實語入曰呂伯可獨立
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薄心知敬午而內怨所論
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永族重復事論罷
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而移浙東提刑復為監
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甚明切燕崇政致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中侍御史項容孫子
娶午從子嵩之婢容孫上疏言午欲撼之去而於法

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午嘗劾王瓚姻家史
洽遂以瓚為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
力辭不允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
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間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
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
巖縣主簿監西京中獄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
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沆至自歸
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
四十有二年吳王商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時

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以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以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觀德佑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後揚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

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處子諒易直早風采凜然皆封神於世道矣

